

这幅漫画是父亲蔡振华 1961 年的作品。

少年时代,父亲喜欢的是幽默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漫画,如美国漫画家麦克曼纽斯的《教育爸爸》,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却主要是画政治漫画。将外国人漫画化他得心应手,所以他选择了以国际题材作政治漫画的内容。他有许多漫画放在今天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前一阵子,突然接到一位陈女士的来电,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Cotsen 儿童图书馆一名研究儿童文学和阅读的图书馆员,正在撰写一篇论文,其中要引用我父亲的一幅漫画,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意。她通过微信发来了上面这幅画。

看到这幅画,我的心里是惊喜的。父亲的漫画很多,“文革”以前的,大多散失了无处寻找。他的艺术集里就没有收入这幅作品,现在不意之中见到,想到时过半个世纪,还要人要用他的画,欣慰之情自是难免,对于陈女士的所请,我自是欣然应允。尤其是这幅漫画再次出现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更是使它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陈女士在论文中说这幅画,“对美国掩盖日本细菌战提供了相当精确的指控,这正是(美国)

壶钮为壶家的创作和独立思考提供了宽阔的空间意趣,事实上,有很多钮并不能归到泛泛的类别中,索性可将这类钮叫自定义钮。

第一款印象深刻的自定义钮,为“太湖石提梁壶”之钮。此壶为清人荣卿所制,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壶形似扁圆球,素提梁,三弯流,嵌盖上壶钮以一小块太湖石为装饰,壶名由此而得。最初读到此壶名时,还以为此壶是把澄泥石壶——太湖产澄泥石,澄泥石壶也有自己的影响力。之后才知原是把紫砂名壶。

第二款印象深刻的“自定义钮”壶,为清代赧翁铭,韵石所制博浪椎壶(见图)。此壶现藏上海博物馆。造型是仿古代的武器即带铁索的大铁锤,又称博浪椎。壶钮由铁索形状的五环相扣与壶盖扣合而成。赧翁为晚清的书法家、浙江人梅调鼎之号。韵石为王东石的别号。壶身铭:“铁为之,沙搏之。彼一时,此一时。赧翁铭。”这句话的意思是:过去的博浪椎是用铁水铸造的兵器,眼前的“博浪椎”壶是用紫砂抻制而成的茶具。时代不同了,干戈化为玉帛。原铭中的“搏”字为“抻”的繁体字。后人有些仿做这把壶,壶铭中的“搏”字有些刻成了

# 父亲的一幅漫画

◆ 蔡 方



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在他 1994 年出版的专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捅破的秘密。”

父亲从童年到不惑之年,始终处于战争的动乱之中,对于战争深深厌恶,他有好几幅漫画都是以战争与和平为题材的。而所有他经历的战乱中,尤以日本侵华战争为最惨痛。记得他曾对我提到,当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他曾

目睹一辆又一辆满堆着被炸身亡的中国人赤身裸体的尸体的卡车,血淋淋地从眼前驶过,回家后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他说,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所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中国人人都不会忘记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和耻辱,所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无不痛恨军国主义的日本!

对华侵略战争期间,除了南京大屠杀,最惨绝人寰的就是日本的 731 部队为获取研制生物武器的技术资料,以中国平民以及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的战俘为“马路大”(日语“圆木”的意思)进行的细菌活体试验。这些被日军作为试验品的“马路大”,在感染各种细菌后,全都受尽折磨、痛苦万状地悲惨死去。以致那些参与过对中国人的细

菌实验的日军下层士兵在晚年回忆起当年的罪行时都痛哭流涕,深深忏悔,而那些参与调查的记者在接触到记录实验的文字时也双手颤抖!这个 731 部队的罪魁祸首就是披着科学家外衣的豺狼、日军军医,具有日军上将军衔的石井四郎。

父亲在 1961 年所作的这幅漫画,时过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依旧有它的现实意义。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科技的水平,都使父亲不可能获得今天我所能获得的那么多的资料,要知道美国历史学家成书揭露事情真相的时间也仅是在近半个世纪后的 1994 年,而石井四郎被无罪释放的内幕更不可能在 1946 到 1948 年的国民党的报纸上披露。父亲在 1961 年时画这幅画对美国表现的不满,一方面既是站在人民政府的立场,一方面完全是出于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以及他对过去的新闻的敏感和判断。我真的为父亲漫画家的敏感性和对事物实质的精准捕捉力骄傲。

十分感谢陈女士发现了父亲早年的这幅作品,于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将父亲的这幅漫画重现在这里,并藉此表达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 自定义钮:天真烂漫是吾师

——人间紫砂之七

◆ 刘运辉



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的诗句。——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个草亭形态的自定义紫砂钮,点化出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意趣。

自定义钮最大开大合的,估计要数时大彬壶之标准器的名壶“扁鼎足盖紫砂壶”,也被称“鼎足盖圆壶”,于 1987 年 7 月在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村明墓出土。壶通高 11 厘米,口径 7.5 厘米。壶身通体栗色带黄,通体布满梨皮状的白星点,壶盖呈弧面形。钮最为别致,为古鼎的三扁足倒立之形制。此壶

现藏漳浦县文化馆。

这把壶盖口严密,直颈、丰肩、腹部微微鼓起,平底、圈足、曲流、耳形把手。壶底刻有时大彬字四字楷书。刀法圆熟挺劲。墓主卢维祯(1543 年-1610 年),隆庆二年(1568 年)进士,曾经任职吏部验封主事、考功文选主事、考功文选郎中等职,万历三十八年去世。紫砂壶造型圆润、奇特、端庄、色泽匀静、清秀,整体完整,壶表光滑,可知制作技艺超群,为时大彬壮年精品。

将鼎的支撑之底足,反转过来放在壶盖之上,以此为钮,这是一种天真烂漫的自定义。此壶盖,翻转过来就可当茶杯用(那时候的壶还没有在壶盖上开气孔),钮的双重功能性立刻凸显。这样的自定义钮,是名副其实的“头上长脚”,绝对萌萌哒!

时大彬为紫砂巨匠,他的创造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这对今天的紫砂壶式的创制,无疑是绝好的提醒。



国庆长假期间,我喜欢逛展会。我在市场上觅到了一条“鱼”,它并非来自农展馆的水产铺,而是来自东亚展馆的根雕柜,是产自云南的黄檀根雕,其形似一条“鲇鱼”但还有一些形体上的不足,为了弥补缺憾,使它更趋“完美”我专门赶到浦东新场镇,找到国家根艺大师孙新,请他帮忙“加工”,大师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大约不到半天的功夫,一道“赏心阅‘木’”的“根艺美‘餐’”就顺利地完成了。

完成后的作品(见图)长 33.5 厘米,宽 13 厘米,高 11 厘米。这是一条鲇鱼,而且是条晒干的咸鲇鱼(上海人称“咸鱼”)。咸鱼,这种

原本为海边渔民常常将吃不完的鱼,腌起来,然后将它们放在芦席晒干后,装入坛中,以备日后继续享用。过去旧社会,它也是穷人家必备的一道“私房菜”。弄一条咸鱼,过一遍面糊,炸一下招待来客。客人深谙规矩:只吃面糊,不吃鱼身。因为,下次来客,主人还要再过一遍面糊,炸一下继续招待来客,一条鱼可以多次派用场,既省钱又很体面。大师凭借高超的刀艺,大胆地在鱼腹部后侧下了几刀,形成了一个翘起的尾鳍,并剔除了原先长达 13 厘米的尾鳍,改鱼尾由平坦状为甩尾状,立马改变了它的“鱼”生,鱼由静态变为动态,“死”鱼变成“活”鱼。“加工”后的“咸鱼”其色,正;其纹,清;其质,朴;其形,妙。为尊重现实,我给它取名为《咸鱼翻身》,通常人们习惯将生活或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突然出现转机,一下子红火起来比作“咸鱼翻身”。这里实际是想表达起“死”回生的意思。见者无不啧啧称赞,这条“鱼”太像了,真是妙不可言、妙“鱼”惊人。

孙新十八岁就被中国近代根艺创始人屠一道收入室弟子,专攻树根造型艺术,擅长飞禽走兽造型。其作品特征:精在动刀简炼、流畅、准确;追求有形、有神、有情、有趣;重在纯净、粗犷、朴素、野趣。近三十年来,作品硕果累累,2004 年获中国雕刻艺术大师称号,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雕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根艺研究会会员。2013 年 6 月,孙新和德国艺人皮特,专门被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邀请到该校进行根艺授课。

孙新根艺,给人以自然美的无限享受和万千联想。凭借其犀利睿智的目光,非凡脱俗的构思,高超精湛的技艺,和手中那把娴熟的雕刀,创作了许多取自然之势,溢自然之趣,化腐朽为神奇的作品,成功地实现了将枯木变成生动野趣的根艺,变成美妙绝伦的艺术品,概括他的刀法、手艺和作品的特点,真可谓:妙“笔”生辉、妙手回春、妙趣横生!(本文图片摄影:张静庵)

妙『鱼』惊人

◆ 原野(上海)

# 从《江畔泊舟》图说起

◆ 华振鹤

在一家杂志的编辑部里遇到画家董纓女士,稍事寒暄后,她说起亡夫徐林兴先生:“先生过世 11 年了。他是位有成就的画家,先后在博古斋和朱屺瞻艺术馆举办画展,获得了普遍好评。现在,每当我翻看 he 遗下的一件件画作,许多往事便涌上心头,久久难以忘怀。今年他在世的话,已经 70 岁了。我很想为他再次举办画展,除了向公众展示他的艺术成就,也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我与徐林兴董纓夫妇交往不多。但知道林兴先生功力扎实,画路很宽,举凡山水、花卉、翎毛、走兽、仕女皆有涉猎,而以山水和牡丹尤为擅长。他与董纓同师岭南派名家黄幻吾的弟子周志康先生,致

力于岭南派画风研究和创作。

岭南派在中国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于现代的广东地区,以中西融合为其特色。即在宋元绘画传统基础上,融合日本和西洋画法,着重写生,讲究色彩,章法独特,笔墨不落俗套。徐林兴经过多年努力,对这一画派的精髓体会颇深,新创作品,无论立意构思、色彩、笔墨,都给观赏者带来雄秀清远、空灵涤荡的感受。如他作于 2000 年的《江畔泊舟》(见图),画中轻重干湿并用,再淡彩渲染烟树云山、泉瀑峰岚,从而在山光水色中呈现清劲简洁、绚美秀逸的境界。这幅画作为珍品,与其他遗作一起,被董纓精心收藏着。

1999 年代起,徐林兴受多处老

年大学之邀,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那时,他曾得到了多个单位礼聘,但都婉拒了。原来,他自幼嗜画,初中毕业后,想考美专,竟因少带 5 角钱报名费而痛失良机。幸亏后来得名师指点,终于成才。由此,他深感老师的重要作用,发愿在这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他热爱自己的教育工作,决不马虎从事。他身体并不好,有一年患上下肢静脉曲张,双腿浮肿,站立困难。但依旧强撑病躯,在一星期里绘出课徒稿 28 幅,供学生临摹。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以自己的敬业精神得到学生爱戴。

很不幸,长期劳累地从事创作和教学,过度透支了徐林兴的体力,终于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董纓至今继续行走在他没有走完的道路上,其艺术日益为人所知是个证明。